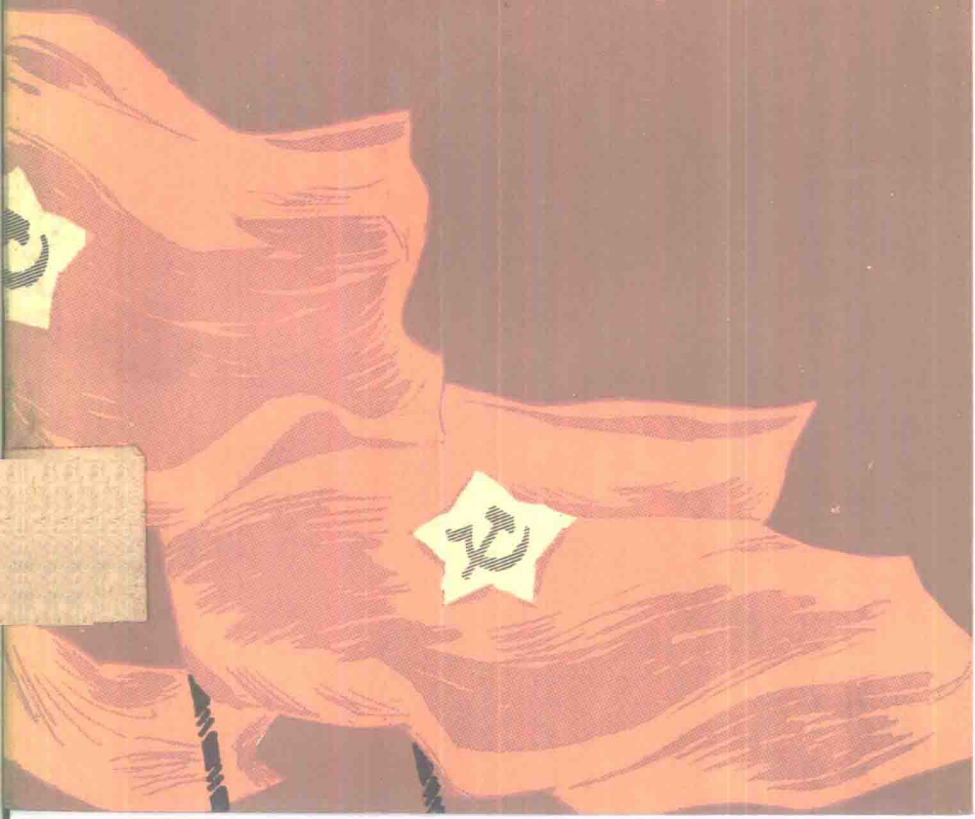


长征短篇小说集

火把



火 把

四川省军区政治部《火把》创作组集体创作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火 把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138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6\frac{3}{4}$

197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197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10019·2544

定 价 0.41 元

目 录

雪亮的战刀	1
夺刀记	22
归 队	38
火娃子	55
火 把	69
滔滔大渡河	85
夺 桥	101
小蜂王	113
战 友	123
洛 戛	134
心 愿	149
一堂党课	164
攻打葫芦口	176
尼 玛	188
一袋青稞	205

雪亮的战刀

—

我们警卫排刚过乌江，就听说前面部队已拿下了遵义城。大家高兴得欢呼跳跃起来，一路飞跑前进。

自从撤离中央根据地后，这一路上真是憋气窝火够了。没日没夜地走啊走啊，可还是没有走出敌人的包围圈，部队遭受很大损失。现在，突然听说前面打开了贵州第二大城市，嘿，这条下坡路该在这儿翻坎了！

我们正在加速前进，却接到一道“命令”：赶回乌江，堵击敌人。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大家扭头又往回跑。可也怪，到达江边时，战斗未听打响，比我们先赶到的兄弟连队已把俘虏押上来了。

俘虏大概有七八十个，个个都光着脚，衣衫褴褛。可能都是泅渡过江的，一个个冻得肉皮发紫，伤口里冒出一串串血珠子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些俘虏个个眉开眼笑，有的还跟端起刺刀押送他们的人问这问那。我心里有些纳闷：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“黄四伢！”突然，俘虏队里有个人高声叫着我的名字。

我一看，一个又高又瘦的人一边喊着，一边正朝我挨过身

来。我愕然站住了。只见这人瘦得皮包骨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起，满头乱发水淋淋地垂在额前，连鬓胡子又密又黄，都快有头发那么长了。可是他两眼神采飞扬，透射出一股英武的气概。

“黄四伢，你怕什么？快给我们讲个情罗！”他伸手就来拉我。

我仔细打量着他，好象在哪儿见过，但一时竟想不起来。

“哈，是黄四伢哎！”俘虏群都叫着向我拥过来。

“啊？你们是……”我认出了，这些人原先都是和我同一连队的老战友——井冈山猛虎连的同志啊！前不久，有人说他们掉队失落了，有人说他们在连长张二牛带领下逃跑了。

我又仔细看了看面前站着的黄胡子大汉，不禁大吃一惊：“啊！你是张连长！”

“哈，你不认得我了？怪不得发愣呢！”

我抓住他的两臂，从头看到脚：“你何时变成这副样子哩？”

“先莫问这些，回头再给你细说。”他回头向用刺刀逼着自己背脊的战士高兴地说：“同志！这回我算找到证明人啦！”

我立即向兄弟连队的干部说明，这些被他们押来的都是我原先所在的连队——井冈山猛虎连的战友，这位就是猛虎连连长张二牛同志。

那些干部立即握住张二牛同志的手，用力晃着：“嗨！幸好，没有伤着你们吧！快看看，回来的人齐不齐？”

“不少！就是先泅渡过河来联系的通信员不知在哪？”张二牛说。

“是不是天亮时先游过来的那一个？”一个持枪的战士问。

张二牛说了那个通信员的身材、面貌特征，那位持枪战士立即肯定，通信员游过来了，但后来不知上哪儿去了。

张二牛大惑不解，说：“伙计们！你们这是怎么搞的罗？既然通信员都过来了，为何你们还忙不迭地砍断浮桥，我们好不容易泅渡上岸，你们就用这副架势‘欢迎’我们？”

这时候，押解他们的战士早把刺刀收起，解下自己的粮袋往他们手里递，脱下自己的衣服往他们身上披。他们自己也对上级那道“命令”大惑不解。只好如实解释：他们是奉命从半道返回江边的，说是“堵击敌人”。好在看出了对方不象追敌，才采取在江边埋伏的办法……

听到同志们的解释，张二牛感动地再次和大家紧紧地握手。但我清楚地看到，他那刚刚舒展开的笑容却很快收敛起来，牙关紧咬，眉毛竖起。我向他问这问那，他都只摇摇头，没心思答话。

队伍在沉闷中缓缓前进，我也不再多说什么。眼前张二牛这瘦弱、褴褛的样子，却不禁使我想起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情景：

那是两年多以前，我在中央苏区参军补到猛虎连的第一个晚上。一个长连鬓胡的同志在草坪上点起几个火堆，接着就吹哨集合，对全连同志说：“我们连又来了几个工农弟兄，没得什么好法子表达我心里的高兴，我来给新同志现个丑，也让大家开开心！”浓重的湖南口音，亲切纯朴的笑容，使我一下子就觉得这是个幽默风趣、热情爽朗的活跃人物。老同志告诉我，他就是我们的连长张二牛。我和大家一起使劲地拍起巴

掌。我还没搞清他要玩哪样把戏，只见他脱了上衣，露出一身结实的肉蛋和拴在背后的一把大刀，沿场走了一圈后，几个筋斗翻到半空，当他在场地中央立定时，大刀已握在他的手里。刀面明亮如镜，豪光照人。“好亮的刀呀！”我刚叫出声，只见寒光四射，风声飕飕，一个飞上飞下的光团搅得尘沙满天，真象银龙飞舞，分不清哪是刀，哪是人来。我看呆了，心扑腾扑腾直跳，气也喘得紧了。大约快有半个时辰吧，他表演结束了，在我身边坐了下来，还向我问这问那，谈吐自如，气都不喘。

从这以后，整整两年，我们都在一起战斗、生活。后一段时间我在连部当文书，我们俩就更是形影不离了。直到长征开始前，我被调到师警卫排，这才分手。这几个月，在充满艰难曲折的行军中，我总是在想：张二牛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谁知现在他竟变成这副样子，在这样的奇特境况下，蓦地出现在我面前！

“连长，你的那宝刀呢？”我终于忍不住问。

“丢了！”张连长仍然闷声闷气。

“丢了？在哪丢的？”

他没说话，只回头看了看。我这才想起，他们的武器还背在兄弟连的同志们肩上。我刚要说什么，他厌烦地一扬手：“莫说话，我心里烦闷得很……”

一路没话。走了二三十里后，来到一个大村镇口。兄弟连一个干部拉着我，朝一个站在路边象是正在等我们的矮胖子走去。我认得这个矮胖子。他是前不久上面派到我们师里检查工作的，大家叫他孟组长，可都不知道他领导的是个什么组，只知道他来头很大，权力不小。

兄弟连那干部向他报告：“师警卫排黄四伢同志证实，这些来赶队的人确是井冈山猛虎连的同志，不是敌人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孟组长挥着他白生生的手掌说：“同志，他们的情况，我比你们都清楚！你们的任务是把他们押到师部，先禁闭起来，别的就不用管了。懂吗？”

听了孟组长的话，我很吃惊，心里暗想：原来叫我们返回江边把前来赶队的猛虎连当敌人阻击，竟是这位孟组长叫干的啊！

兄弟连队的干部看看我，觉得有些为难，正想说什么，只见张二牛大步走过来了，带着责问的口气对孟组长说：“同志！我倒很想听听，你究竟把我们当什么人啦？凭什么把我们抓起来，要关我们的禁闭？”

孟组长象是很有涵养，一点没有动气，他拉长声调说：“你们那封给上级的信，不是已经足以说明你自己刚才提的问题了吗？你们怀疑这次西征的路线，你们质问究竟是什么人领路，还说什么‘究竟是要革命，还是逃命’。攻击性言词可不少哇！”

张二牛同志强压住火气，对孟组长说：“首长，这个问题，还得请你再作调查研究。具体情况是这样的：那次我们连担任师的后卫，路过桂金山，那儿因遭过一场大旱，颗粒无收，一路上到处看到饿死的人。可是当我们连走到离桂金山不到三十里的一个镇子时，却发现有个财主竟有一条街的粮仓，他还逼着灾民们用一亩地换他一斗米，实在使人忍无可忍。我请示团部，要求让我们留一天，惩罚财主，开仓放粮……”

孟组长有些不耐烦地制止说：“好了好了！情况我是清楚

的。我记得你明确提出：你们的那种行动，不需要中央批准，你们也不愿再往前逃命了。还说你们做的是正确的，上级不见得正确！是这样说的吧？”

“那是因为团里说上级不批准我们连的要求，而灾民和战士们又哭作了一团，我气急了，叫人代笔给上级写过一封信。首长，我没文化，言词不一定都恰当，但我的意见上级也应当考虑啊！”

“还应当考虑呢！如果都象你们那样，说是留下一天，结果不知去向，那还要什么上级领导？好了好了，张二牛呀，还是交代你的真实动机和去向吧！”

“我们只用一天完成了开仓分粮的任务，正要回头赶队时，发现中央军一个旅从我们侧后直插黄泥岗。我想，我们大部队还没有完全通过黄泥岗下，于是我们连又回头插到敌人身后，打了一下他的指挥所。为了大局，我们没有及时跟上来。首长，说到这，我又要重申我的意见，我们这一路失去的歼敌战机太多了，如果这次我们不是一个连，而是一个团的话，就可能把敌人这个旅好好收拾一顿，要是有几个团，就能一口吃掉它，真是太可惜了！我不知道上级是不是看到了：光跑是跑不脱的，还要抓住战机，打！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了，才能把敌人甩脱！”

孟组长高声地笑起来：“张二牛啊！听你这口气可真不象一个连长，大概你自以为可以当个总书记了吧！哼哼，不自量力呀，不自量力！”

张二牛受到讥讽，冒火了：“当总书记的，就应领着大家革命，不能只为逃命！一个共产党员，革命战士，有这样的意见，

便犯罪啦？”

“什么？你还在进行攻击！你，你……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上来一起逃命？”孟组长气得两手发抖了。

“不！我跟上来不是找那些逃命的，我要找……我是来要求让毛主席来领着我们革命的！”

孟组长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他奔到我和兄弟连干部前面：“看到了吗？这样的猛虎连长，多么危险！同志们，对于这种狂妄分子，一定要严酷无情！把他们押走！”

我们又重新上路了。张二牛同志走在队伍最前头，那一头乱发和一身破衣，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呼啦啦响。我在他身后，看到他每走一步都留下一个血印，便立即赶上去扶着他。只见他含着眼泪望着前方，步伐坚定扎实。他在看什么呢？我顺着他的眼光望去，啊！我也看到了：在那绿树掩映的远方，有一杆红旗，正辉映着万里关山，高高飘扬着。

二

我们排住在遵义城外。第二天，张二牛来找我了。他脚上多了一双草鞋，身上多了一床破烂军毯卷成的包袱。我高兴地跑去迎他，说：“唉哟！我怕是硬要把你关起来哩！”

“不知为什么，姓孟的又改变主意了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“没关起来也好不到哪去。要我到担架队当挑夫啦！”他放下包袱，说是还要找个人问个什么事，一会就来，转身又走了。

我想把我那床好点的军毯换给他，便解开了他的包袱卷，嗨，原来这包袱裹的是他那把宝刀哩。我又抽出他的刀来看，

呀！上面已长满了黄色的锈斑。我想起，在中央苏区，他天天都是一早一晚磨刀，从不间断。他还有套磨刀的理论：磨刀既能锻炼臂力，又能振奋革命精神，还可以考虑打仗和工作安排。他常说，只要一听磨刀声，身上便快活，脑子也好使了。现在，刀面锈成这样，可能是这一路上他实在忙得顾不上了。我想着想着，提起刀，来到一个水塘边帮他磨起来。

“唰，唰！”磨着磨着，张二牛同志回来了，从我手里接过刀，捧着，拭去刀面的污水，探着它锋利的刀口，然后在水塘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木呆呆看着。

这把刀啊，不仅使他，也使我想起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。记得粉碎敌人第三次“围剿”时黑风铺那次阻击战中，我们连守在山口上，子弹打完了，能搬动的石头也打光了，敌人踩着成堆的尸体又疯狂地冲了过来，前锋已经快翻过山口了。正当这时，连长张二牛一个鹞子翻身从高崖背后翻到山口外，抡起这把刀，就象蛟龙戏水，砍得敌人头颅飞滚，鬼哭狼嚎。挨近山口的敌人回过头来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连长已从敌人手中夺得了一挺机枪，对着他们猛扫起来……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开始，我们连奉命偷袭敌军一个团部，敌人长驱而来，刚驻下吃饭，张二牛连长和我首先摸了进去。那次我是看得真切，哪儿人多，他就在哪儿搅起一团红色的飞浪，敌人无法看清他，也不敢向他们自己的人堆射击……

张二牛连长现在捧着这雪亮的战刀，也许又想起了这些难忘的战斗吧，只见他眉头紧蹙，嘴角颤动，泪水在眼中转游。那只握着刀柄的手越来越用劲了，直握得手背的青筋都鼓胀起来，刀面也簌簌有声地微微颤悠。

孟组长这时从水塘边的石板道上走来了。他在我背后拖着长声问：“张二牛吗？不是叫你到挑夫队去吗？你还拿着刀干什么！嗯？”

我迎上前，想把这位孟组长快点支引开去。可是这孟组长偏要在这个时候耍他的官架子：“不要以为你过去有功，就可以卖老，不服从分配，井冈山的骡子不是也很老，很有功吗？嗯？”

张二牛腾地站起身来，转身对孟组长愤怒地瞪了一眼，两手握着刀柄，两腿微微劈开。吓得孟组长慌忙后退，一条腿歪到石板路下的水田里。

我怕出事，就喊道：“连长，你要冷静啊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连长早已转过身去，猛吼一声，向一棵碗口粗的大树劈将过去，那大树拦腰齐刷刷落进水塘。我赶忙把他的刀拿过来，退了几步。

连长扶着那个树桩恨恨地直出粗气。

孟组长却从水田拔出脚走到我的身后，厉声说：“把刀给我。”

我正愣神，孟组长一把把刀夺了过去，一扬臂，那把刀飞起来，带着一声嘶嘶落在远处的水塘中了。

“你！……”我惊呼了一声，看了看张连长，又瞟了孟组长一眼。连长两眼血红，象醉汉似的踉跄着向孟组长走去，两手握成拳头象两个大铁锤。而孟组长脸色惨白，浑身都在发抖。

我见连长正在气头上，很想劝劝他。但又觉得这孟组长太气人，很希望连长把他好好惩治一下。正当我拿不定主意

要不要把连长抱住时，孟组长跑了。张连长鼻里哼了一声，向匆匆溜走的孟组长射去一道轻蔑的眼光。

回到我住的小屋，连长伸手在兜里摸了一阵，掏出一张破报纸，撕下条，又在兜里抠出一小撮烟丝，撒到纸条上，熟练地卷成了一根喇叭烟，点着了。

“他会抽烟？”我记得，他过去闻到烟味也要躲开的。他变化太大了；当年那个性情开朗、浑身是劲的猛虎连长，为什么竟然变得这样烦愁易怒、忧心忡忡呢？

我安慰他说：“连长，你过去不是常说吗？无产者没有么子怕丢掉的，革命战士没有什么值得担忧害怕的。你还说过，革命就是叫我们天天开心、过节，为何现在变得这样了？”

他到底说话了，不过象是在控诉：“黄四伢，现在这样子你开心么？刚才的事你是看到的。我还打听到，我们连的通信员苏小贵赶着前来送信，浮桥不让过，他游过来了，把情况都给那个孟组长说清楚了。可是孟组长还是命令砍断浮桥，以后又下令叫你们来‘堵击敌人’！你说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叫谁开心？这能叫革命吗？”

我懂得他烦躁忧愁的原因了。唉，其实，他说的这些事情，这些天来，广大红军指战员谁不在议论呢？自从毛主席被排斥出领导岗位，我们红军战士的日子很不好过，连“民主会”这个词都听不到了，一开会，不是批判这个右倾，就是那个危险，闹得大家不敢说话，不敢灵活机动地避开不利形势，在明明有利又有把握的情况下，也不敢主动地出击、歼灭敌人，只能照说上头说过的话，一切按死板规定行动。谁要是提一条不同意见，就撤，就斗，就抓，这哪里还有毛主席领导中央苏区

时的那种革命的兴旺景象啊！只听见张连长又道：

“我怀疑，他们中间，是不是有人成心要闹垮我们的革命，闹垮我们的红军！”

连长的话使我看到了我们红军面临的危险。我没有劝慰好张连长，这时自己也和他一样陷进焦愁中了。

沉默了好一阵之后，张二牛才说：“四伢，我来找你帮个忙！”

“干什么事？”

“你先给我找张纸来！”

“找纸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写封家信！”

“写家信？”

我有些奇怪。我不止一次听张连长说过，他家里早没人了。一九二七年初夏一个晚上，一阵枪声把他从梦中惊醒，迷糊中，父亲把他提起来放在后窗户下，对他说：“快，告诉后山上的农会委员们快跑，快跑！”他还想问清楚什么事，父亲已经把后窗关上了。山前响了一枪。他只得按父亲吩咐跑向后山，等他报完信回来时，父亲、母亲和两个弟弟已经倒在血泊中了。父亲身上有十几处枪伤，但双手依然紧握刀把。这把刀就是他父亲留给他唯一的遗物了。秋收起义时，十六岁的张二牛举着这把刀冲杀在暴动队的最前头，亲手把杀害他一家的那个豪绅抓住，在他父母亲坟前砍了。然后，牵了农会分给他的两头牛，背着父亲留下的刀找到了毛主席。毛主席亲自批准他当红军的那晚上，还看他舞了一阵刀哩！……今天他要给谁写信呢？何况，我们离开根据地的几个月来，一路上敌人

前堵后追，写了又怎么寄啊？我只得瞪着两眼望着他。

他着急地说：“我为这十万火急的大事来找你，心都急烂了，你却鼓起眼睛不出气，何解呢？”

没法，我只得找来一张纸。

“怎么写？”我问。

“这么着：我哪样说，你就哪样写！”

我铺开纸，拿出笔。连长好久没想起话来，又从衣袋里掏出纸和烟丝，那卷烟的手在不停地颤抖，怎么也卷不好。突然他把那团烟丝甩掉了，猛地站起来，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喊着：

“毛——主——席！”

我怔住了。

“写啊！”连长见我木呆呆地望着他，就在我面前纸上重重地点了三下，声音不象刚才那么高昂，却十分深沉有力：“毛、主、席！”

我顺从地在纸上写了“毛主席”三个大字。心头一热，明白了，原来他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啊！

接着，象是滚滚波涛在我耳边响着，张二牛连长的声音变得格外激荡、深情。

“毛主席啊，我有事想找您谈谈！”说到这里，热泪成串地从他眼眶滚出来：“毛主席，你现在在哪里呢？”

他望着我一字一字地写着，当我停笔时，他又立即喊道：“敬礼！你的战士张二牛！”

“就这么两句话吗？”我问。

“哪能就这么两句？我张二牛要对毛主席说的话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！正因为话多，我才要找他嘛！”

“只写张二牛，连个单位也不载明，毛主席能知道张二牛是谁？”

“能知道！你只要写上张二牛，他就会知道！”连长说着，两眼闪射着异采，显得多么自豪啊！

我刚写上他的名字，他捧着信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突然大手一挥说：“对，毛主席很忙，一时兴许想不起，你在我的名字下再注上一笔！”

“注么子？”

“你写：就是在三湾牵了两头牛来找您的那个张二牛！这下子他必定记得了！”

写完信，连长比以前振奋些了。他对我说：“把你写的信也给我，我给你一块带去！”

“我没有写信呀？”

“写了！”

“写了？”

“我刚才来，你磨刀去了，铺上摆着你写的东西，我都看了，不全认得，但意思懂了！”

我看了看连长，指着放在铺上的材料说：“那不是信。那是大伙对上级的指挥不满，希望照过去在井冈山，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前三次‘围剿’的那种打法来消灭敌人！可是大家没处说去，只能私下里议论，我就把他们的意见记下来，想找个时间和团长说说。”

“对嘛！我就是指的这个！有的写信，有的写意见，心里想的都是一样：请毛主席再来领导我们的党，指挥我们的红军！是吗？”